

# 世界电影小说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17

# 世界电影小说集

17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北京

冯 由 礼 编

本集责任编辑：王雪明

封面设计：萧 万 庆

世界电影小说集 17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 / 32 印张：9 $\frac{3}{8}$  插页：4 字数：201.000

1988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书号：10061·546/ ISBN 7-106-00022-1/I·0011

定价：2.40元



Meryl Streep with Kevin Kline  
in Peter MacNeill

《索菲的抉择》

1/15/23

《愿望的时代》



《士兵在前进》



《摩天大楼失火记》

## 目 次

|               |            |
|---------------|------------|
| 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 晓 月 ( 1 )  |
| 索菲的抉择.....    | 蒋维嘉 ( 21 ) |
| 湖上奏鸣曲.....    | 叶 琼 ( 49 ) |
| 我们曾如此相爱.....  | 圣 地 ( 71 ) |
| 愿望的时代.....    | 李溪桥 ( 91 ) |
| 生活在继续.....    | 木 雨 (107)  |
| 艾丽斯不再住此.....  | 小 鸥 (125)  |
| 穿越巴黎.....     | 王家龙 (145)  |
| 士兵在行进.....    | 贺红英 (166)  |
| 三兄弟.....      | 高歌今 (187)  |
| 夜幕不久降临.....   | 立 慧 (205)  |
| 摩天大楼失火记.....  | 陈晓燕 (228)  |
| 荒野追踪.....     | 张 驰 (246)  |
| 魔宫传奇.....     | 伯 祥 (270)  |

# 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Звезда пленительного счастья)

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 (1975)

编 剧：符·莫蒂里、奥·奥谢京斯基

导 演：符·莫蒂里

摄 影：德·麦斯熙也夫

主要演员：

伊·库普钦科 (饰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夫人)

阿·巴塔洛夫 (饰特鲁别茨柯依公爵)

娜·邦达尔丘克 (饰伏尔康斯基公爵夫人)

奥·斯特里热诺夫 (饰伏尔康斯基公爵)

艾·希库丽斯卡 (饰波丽娜)

伊·科斯托列夫斯基 (饰安宁科夫中尉)

十九世纪初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钟声也唤醒了沙皇俄国的人民。为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一些进步的贵族军官于1825年12月在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这一次暴动，并未获得成功。

冒着凛冽寒风和鹅毛大雪，贵族军官伏尔康斯基公爵连夜兼程赶回府邸，会见了他的夫人玛丽亚后，坐在壁炉旁边，悄悄地将一叠一叠的秘密文件和书信扔到熊熊的炉火之中，其中还有普希金写给他的信。他一边烧一边告诉玛丽亚，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的领袖彼斯杰尔已经被捕了。在火光的映照中，只见玛丽亚紧锁双眉，不知所措。公爵凝视着爱妻满脸的愁容，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十二月党人南北两协会代表在雷烈也夫家里秘密商议发难的情景。南方力主杀死沙皇建立共和制，北方则坚持按美国模式立宪，但保留君主制。公爵回想起沙皇亚力山大一世对自己的训斥，他预感到不论是立宪还是建立共和制，自己都在劫难逃，因为沙皇已经当面指责过他参加类似十二月党人的集会结社是触犯皇法。眼下事情已经到了败露地步，大祸即将临头，此时只能祈求爱妻予以谅解。玛丽亚听了五内俱裂，不禁失声哭喊：“天哪！”这一尖声呼叫直刺公爵心间，萦绕不散。使他想到在他们结婚那天的舞会上，玛丽亚高歌一曲终了，与他翩翩起舞时，披巾不慎被烛火烧着。她边烧边跑，直奔花园，用和刚才相同的尖声呼叫：“天哪！这是个坏兆头，求上帝宽恕！”……现在果然全应验了。

公爵知道自己早晚得受禁锢之灾，所以尽管部下的士兵劝他不要回乌曼军营去，因为沙皇已从彼得堡派专人来拘捕他，但他已准备好束手就擒。他把预先写好的几封信委托车夫分别在几个地方寄给玛丽亚，让她尽可能地晚一些知道他目前的不幸。

沙皇尼古拉一世因亚力山大一世突然病死而继位后，对

十二月党人及参加武装起义的军官进行了血腥镇压。十二月党人成员之一、近卫军上校特鲁别茨柯依公爵为了避开沙皇四出捕人的风潮，连夜躲入他的亲戚、奥地利驻俄大使的官邸。但这也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早，俄国外交部长官便率员来向奥地利大使要人，同时威胁大使：若不交出公爵，将正式提出照会。大使实在难于应对，正在此时，特鲁别茨柯依公爵昂然挺胸从楼上走了下来，问外交部长官找他有什么事？后者支吾其词，佯称皇上请公爵进宫议事。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公爵立即解下随身军刀，委托大使照顾好他的妻子卡塔琳娜，便随着外交部官员上车走了。

卡塔琳娜孤独地守着空房，愁绪满怀，当年近卫军在圣纳特广场上起义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高举着旗帜冲向广场的叛军队伍中，她匆忙寻找自己的丈夫。在尼古拉一世命令勤皇军队让叛军涌入广场时，她看见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在呼喊着重立立宪口号的士兵队伍后面出现了。一声枪响，一个在皇宫广场上向士兵们训话的将军倒在血泊之中。一阵骚乱，勤皇军队开始捕人了……

特鲁别茨柯依公爵被召入皇宫后，沙皇立即亲自主持审讯。侍卫大臣拿出一份宣言书，上面写着“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占有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商人、小市民和农夫，大家都一律平等……俄罗斯人民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哪个家族，农奴制应该予以消灭。”它出自公爵之手，尼古拉一世听了怒目圆睁，斥责他枉为公爵和近卫军上校，说他干这种肮脏勾当，玷污了自己高贵的姓氏。

肮脏勾当？不！公爵脑海里出现的是十二月党人认作神圣的事。俄国的现实告诉他们：俄国农民的命运比黑奴还糟。有些恶霸农奴主甚至强迫农妇给他的小狗当奶妈。十二月党人认为，农民的生命财产任人随意摆布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凡是反对解放农奴的人，就是祖国的敌人，而第一号敌人便是沙皇。当尼古拉一世训斥公爵，并指出他可怕的命运也将毁了他可爱的妻子时，他蓦地一惊，感到痛苦万分，立即屈下双膝，口称上帝，求沙皇枪毙他。尼古拉一世似乎还不屑于此，命令侍卫把他押解出宫。

参加发难的军官们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都被逮捕了。青年贵族军官安宁科夫中尉也锒铛入狱。然而，他不知道在狱外有一位曾是他倾心相爱的法国女子波丽娜要设法营救他。这位姑娘乘着一叶小舟，不顾春寒料峭，冒着被涅瓦河上浮冰冲撞的危险，来到关押中尉的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为了见到安宁科夫，波丽娜冒死也要闯入这个城堡里去。卫队长夺下她的小手枪，把她带到门卫室里，劝她不要激动。告诉她安宁科夫伤势减轻，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姑娘听了更是急不可耐。尽管她大吵大闹，卫队长还是坚持说要会见囚犯得先提出申请，然后经过最高长官批准才行。他还说，象安宁科夫这样参加兵变的，在法国早就处死了，现在他只受监禁，算够幸运的。波丽娜处在这样警戒森严的环境中，感到硬拚不成，只有软求了。于是，她开始诉说自己千里迢迢来到这异乡客地，而且是个弱女子，求队长行个方便，破例开恩放她进去见一下中尉。说着，她取下自己颈项上的一块饰物，递给队长，并表明自己身上现在别无它物，只有这块

母亲的遗物了。卫队长接过饰物，审视了一会儿，便转首向门边的卫兵轻声招呼了一下，让姑娘走进城堡里去了。

波丽娜沿着城堡的木桩大墙奔去，似乎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呼喊“波丽娜”。她好象又回到了当初与安宁科夫邂逅的时候。那时，他陪着她乘马车来到安宁科夫的母亲在外省的一个别墅。波丽娜最初还以为那是一家旅馆，四周环境十分幽静，有很浓郁的乡野气息。二人在野地里追逐嬉戏。安宁科夫天真地向姑娘表露自己的爱慕，并说如果有人来夺取他的爱，他就跟他拼命。姑娘也戏谑地说他这是瞎吹。二人走到一个插着十字架的土坟前，波丽娜停下了。安宁科夫告诉她，以前这地方曾经是个战场。1812年俄法开战，有许多俄国人和她的法国同胞战死在这里。波丽娜沉默了一下，不声不响地摘了一束鲜花放到坟前，非常感慨地说，她的叔父大概也埋葬在这一带，因为她的父亲和叔父都在拿破仑手下服过役，不过父亲是在西班牙作战时阵亡的，那时她还不满九岁。安宁科夫听了，眉飞色舞地高唱起马赛曲来。波丽娜立即捂住他的嘴不许他唱下去，因为她从小就怕听这类歌曲，她觉得不管是革命还是暴动，其结果总免不了出现流血、孤儿和苦难。安宁科夫表示不以为然，如果法国不发生暴乱，他绝不会在俄国遇见她。说着，他就热烈拥抱她，吻她……

同样的热烈拥抱又把这位法国姑娘从回忆中带回现实中来。二人是在高高的围墙下面接吻。波丽娜四顾无人，立即把帮助中尉越狱脱逃的一套计划说了出来。她说她准备先买通士兵，再给军官服安眠药或者毒药，然后他便可以越境逃跑。安宁科夫听后，当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和同志们生死与共，决不单独脱逃。最后，他向姑娘作了一个永别

的表示，说他们俩的命运已经这样定了，她不用去背上犯人妻子的这个名字。不料波丽娜不接受这个建议，意志非常坚决。她表示，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即使她被人看做犯人的妻子，也是幸福的。这完全出乎安宁科夫的意料之外。他如梦初醒地问她：“这是真的吗？”回想当初他和她一起去乡村教堂请神父为他们俩举行订婚仪式时，她突然撇下他跑了，他随即追了出去。她边跑边嚷，说他是狂妄自大的少爷，居然想用这套把戏来玩弄她。哪怕饿死，她也决不拿爱情来做交易……可是眼下，当中尉成了阶下囚时，姑娘却这样忠贞不渝地表示爱他，这不能不使安宁科夫从心底里发出“你这是真的吗？”的疑问。事实上，他也确实听到了肯定的回答：“真的，我要做你的妻子，因为现在不会有人怀疑我爱你是为了贪财。”不过此时，安宁科夫却认为自己不配爱她了，他请求姑娘把他忘了，另去考虑自己的幸福生活。波丽娜坚决表示，如果没有他，她不会幸福的。这时卫兵队长已经过来，不能再继续谈下去。安宁科夫被带回牢房去了，留下了波丽娜独自一人，手中拿着那件卫队长还给她的项颈上的饰物。

虽然如此，也毫未动摇波丽娜营救安宁科夫的决心。她来到一个豪华的贵族庄园，求见安宁科夫的母亲。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老太太。波丽娜告诉她儿子被捕入狱的消息。老夫人听了，开始还以为儿子在外面打架闹事，或者是赌博输了，欠了人家的钱，后来方才明白是由于反对沙皇被捕，姑娘想帮助他越狱逃跑，求她为儿子去买一张出国护照。孰料老太太对于让一个贵族去当亡命徒，认为大谬不然。波丽娜说，这完全是古罗马的观点，现在时代不同了，伊凡终究

是她的亲生儿子。老夫人听了这话，心肠也软了几分，想起前些日子，二十四岁的儿子受了法国共济会人的影响，曾向她提出要娶一个在时装店工作的法国姑娘作妻子，自己当时还发了一顿脾气，训斥儿子若不听她的话，就不许他继承遗产，并把他轰出去。现在她明白儿子爱的法国姑娘，就是站在眼前的这个年轻女人。她非常可爱，心地又那么善良，老夫人不觉对她产生了好感。她吩咐家人招待波丽娜住下来。但是波丽娜决意离开府邸，不愿享受贵族生活，她宁愿象涅瓦河上的浮冰一样，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的监狱外面游荡。

这时，在阴森森的冬宫大厅里，心狠手毒的尼古拉一世又在亲自审讯另一个被拘捕入宫的贵族军官伏尔康斯基公爵。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声称自己并不想追究公爵谋反的罪责，相反却要想法证实他无罪，只要公爵能说出这次为首肇事的人。但是，不管沙皇鼓动他的如簧之舌说出一套套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却丝毫也动摇不了公爵追求革命真理的信念。直到最后，尼古拉一世提到了公爵的妻子以及他不久前新生的儿子时，这才震动了公爵的心弦。

公爵回忆起自己从营地兼程回府，等待爱妻玛丽亚分娩的时候；也想到妻子几次三番恳求他，不要总是让她独守空闺，说她见不到他，心里就象失去了什么似的，无法安宁。一股儿女情长的意识使得这位英雄不得不感到鼻酸。但是，当俄国这个最大的农奴主对他说：“如果你能向我保证忠于皇室，那么我就可以原谅你”时，他怒火中烧，慷慨陈词：“陛下，不幸的是你可以为所欲为，超越法律。我的希望却是要

让你的臣民听命于法律，而不是顺从你的愿望，一切由你个人的情绪支配。”不等他说完，尼古拉一世脸色往下一沉，立即命令给他戴上手铐，作为杀人凶犯押走。

伏尔康斯基公爵成了国事要犯，他的夫人玛丽亚也同时受到了在家庭的软禁。开始时，玛丽亚只听说冬天彼得堡闹事了，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这事儿有什么关系。直到她发现自己的信件全被家里扣压，她才迫使她的哥哥说出公爵参加了反政府的密谋。玛丽亚想起有一天夜里，南方协会领袖彼斯捷尔带着几个友人邀她的丈夫立刻动身去华沙的事。此事一定和反政府密谋有关。她的哥哥想安慰她，叫她不用担心，说伏尔康斯基没有直接参与叛乱，现在关在牢里，最后至多是服苦役罢了，但玛丽亚按照自己的判断，知道可怕的事还在后头，而且感觉到现在她的丈夫一定很需要她。

可怕的事终于来临了。1826年7月12日午夜，在城堡广场上燃着熊熊的火堆面前，一个骑在马上军官高声朗读判决书，宣布对彼斯捷尔、穆拉维约夫等为首的几名叛皇罪犯处以死刑，撤销他们的军衔官职及贵族称号，其余罪犯也一律按相应等级发配苦役场服刑。接着，另一名军官走到罪犯跟前，将他们身上佩带的肩章、勋章一一摘下。当安宁科夫中尉的肩章被摘时，他突然狂笑不止。伏尔康斯基则从容不迫，冷冷笑了一下，自行脱下军服扔入火中。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则昂首挺立在罪犯行列中心。一名军官持着公爵平日挂带的佩剑在他的头顶上方一折为二。站在另一旁观看的军官们交头接耳，议论说公爵虽然没有参加武装叛乱，但他是北

方秘密团体领导人之一，曾主张占领皇宫和剥夺尼古拉一世和所有皇族的人身自由。

在广场的另一角上，几天以来，几个瑞典木匠连夜在赶搭绞架。一直忙到今天天亮，才草率地搭制完毕。可是，主持绞刑的军官还嫌他们干得太慢，因而横加训斥。被五花大绑捆着的十二月党人雷列也夫看到这种情景，冷冷地讥笑这个可怜的帝国连个象样的绞刑架都不会做，还要找外国木匠来帮忙。现在，行刑的时刻到了，只见行刑官向罪犯们双眼一瞪，刽子手们便拿着白布口袋逐个地从罪犯们的头上往下套，然后再把绞索圈套在他们的颈项上。神父为罪犯们作完安魂祈祷后，行刑官举刀一挥，刽子手便拉起了绞索，五名罪犯立即被吊起来。但是意外的事发生了，只听咔嚓几声，五根绞索竟然断了三根，雷列也夫等三个人一齐坠落到地上。人们撕开口袋，痛骂行刑官这些狗奴才，应该把自己身上佩带的绶带解下来当绞索，那就不会断了。行刑官恼羞不堪，又立即下令快去买些结实的绳子重新再吊。雷列也夫声嘶力竭地冲着行刑官高喊：“你们去向皇上报喜吧，如他的愿了，我们在痛苦地死，可是我感到能为祖国死上两次而幸福！”

叛乱被平息了，罪犯们被判刑、被处决了。七月的夏风吹拂着涅瓦河。河上微波荡漾，点点白帆在缓缓地行进。尼古拉一世虽在宫中极目窗外，观赏河上风光，但是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唯恐再起祸事。他吩咐手下臣僚对罪犯要予以特别关注，要遵循皇族的血缘关系将荣宗耀祖的功名利禄传给后代，千万不能因某些个人的缺陷和罪行去凌辱家族，更不

能将个人的罪责归咎于血缘关系。他实施了一种怀柔手段，对罪犯家族中忠于皇室的人格外开恩，加官晋爵以示关怀。于是在宫廷走廊上悬挂着的功臣画像中，伏尔康斯基公爵这位参加1812年击败拿破仑战役胜利者的肖像被取下来了，而公爵的岳父拉耶夫斯基将军的画像，却因忠于沙皇而被晋升为国务会议枢密官挂上去了。

罪犯们被发配去西伯利亚的那天，拉耶夫斯基将军在一家小旅店屋里和伏尔康斯基作最后的恳谈。他要求这位女婿和他的女儿从此一刀两断，请他到了发配地写信给玛丽亚，彻底打消她也要跟着去西伯利亚的幻想，拒绝她为丈夫牺牲到底的决心。他要伏尔康斯基及早醒悟，别再害己害人去做那种主张废黜君主、谋夺政权的利己主义者了。“我是利己主义者吗？”伏尔康斯基回想起不久以前曾与拉耶夫斯基争论这个问题。他表明自己所从事的是为国为民的神圣事业，如果成功了，马上就退出政治舞台，绝不想论功行赏，只想得到后代的公正评价。同时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事，如有碍于家庭幸福，他宁愿舍弃幸福而决不背叛自己的信念和职责。一切言犹在耳，他立即站起身来向拉耶夫斯基握手告别，答应按他的要求写信给玛丽亚。

伏尔康斯基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旅店大门，登上押送流放犯的大车。送行的家属围着几辆大车有的拦道顿足，有的抱头痛哭话别，一番生离死别的情景。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坐在一辆大车上再三嘱托邮差，替他把信件发给他的夫人卡塔琳娜。邮差接过信件讨厌地说他还没走出二百里路已经发了三封信，太烦人了。在一片嘈杂的说话声和哭声中，大车启